

# 诗圣少年游：杜甫和他的“间隔年”（一）

聂作平

当代，欧美青年在升学或毕业之后、工作之前，常会耗费几个月甚至一两年时间，做一次长途旅行，称为间隔年，英文叫 Gap Year。

中国古人也有自己的间隔年——凡是家庭条件允许的官宦或富商家子弟，在他们入仕、就业之前，也会有一次或多次长途旅行，尤以汉唐为盛。

比如司马迁，就有过他的间隔年——那是一次上万里的旅行，用太史公的话说，他“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窺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郟、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和司马迁一样，诗圣杜甫的间隔年也行程万里。30岁之前，杜甫曾有三次漫游。一次较长，一次更长——较长那次几个月，很长那次四年，更长那次超过五年——累计起来，杜甫的间隔年长达十年。

哪怕是以前以船只、马匹、驴子甚至双脚作为交通工具的唐代，十年时间，也足以行遍海内。

杜甫作品散佚甚多。韩愈称为“流落人间者，泰山一毫芒”。有关专家估计，杜甫一生诗作可能有3000多首，但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只有1400多首。其中，他早年作品又散佚得特别严重。30岁以前所作，现存不到40首。

由于诗作散佚，我们没法更为具体地重现他的三次漫游——甚至，有的学者因找不到相应诗作，进而认为他的三次漫游并不存在。

好在，杜甫晚年的一些唱和之作和回忆之作里，有不少涉及了早年的漫游历程。这样，我们就能够确定：诗圣年轻时，的确走过千山万水，的确把足迹印遍大江南北。

## 漫游者的黄金时代

杜甫出生于河南巩义，至今，杜家窑洞还有迹可寻。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大多数时间居于巩义附近的东都洛阳。今天的洛阳是一座普通地级市，如果说它有什么区别于全中国的另外几百座地级市的话，那就是它拥有极为悠久、灿烂的历史，以及难以计数的历史遗迹遗存。

考察洛阳发展史，这座城市最美丽的花样年华在隋唐时代。那时，洛阳是天下仅次于首都的重要城市。甚至可以说，在不少方面，首都长安的重要性还不如洛阳。

洛阳因地处洛水之北得名，在广大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未得到开发时，洛阳是中国地理版图的中心，就像周成王下令营建洛邑时说的那样：“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焉。”

隋朝是一个短命王朝，它就像一支蜡烛，燃

烧了自己，照亮了唐朝。比如对中国影响深远的大运河。

从开皇四年(584年)开广通渠起，隋朝以举国之力，毕20年之功，建成了大运河。这条我们地球上最长的运河，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悉数沟通，将长安、洛阳、幽州、汴州、宋州、楚州、扬州、杭州等重要城市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跨越东西、纵贯南北的水路交通网。

而洛阳，就居于水路交通网中心。与水路交通相比，相对更辛苦，但更能通达四面八方的是陆路交通。如果说隋唐的水路交通体系以洛阳为中心的话，那么陆路交通体系则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

《唐书·地理志》和柳宗元的《馆驿使壁记》等文献表明，唐朝陆路交通中，有七条以长安为中心辐射全国的重要干线。这七条干线虽然都以长安为起点，但多条必经洛阳。

因此，洛阳其实是唐朝水陆交通的总枢纽。为了管理干线道路和水路，唐政府每隔30里即设一个驿站。盛唐时，全国有水驿260个，陆驿1297个，专门从事驿务的人员有两万多。

驿站——不论水驿还是陆驿，只为来往官员或其他公务人员服务，兼具有政府招待所和邮政功能。至于非公务人员，他们在旅途中，则有完善的逆旅提供服务。

逆者，迎也；逆旅，就是迎接来往客人。这些由私人开设的逆旅，相当于现代的旅馆、饭店，一般都落址于驿路沿线村镇，为来往旅人提供住宿、饮食，有的还可雇佣车辆、马骡或船只。

盛唐时，逆旅如同驿站一样遍及全国各地，甚至比驿站数量还要多。杜佑记载：“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刀。”——不仅沿途食宿方便，社会治安也非常好，不用担心人身安全。

在一些人烟稀少或道路险阻的地方，出于成本考虑，没人愿意开设逆旅，而政府的驿站又不对社会开放。这时候，由慈善组织或个人兴建的义堂和义井，就免费为来往旅人提供自助服务——有房间可供休息，有水井提供水源，有柴火和炉灶做饭。

完善的水陆交通体系以及在路上的安全感和人性化服务，使得盛唐成为漫游者的黄金时代。不仅杜甫，更包括李白、高适、王维、孟浩然、王之涣等唐诗天幕中的巨星，他们都有过属于自己的豪气干云的万里之行。

杜甫间隔年的少年游，就在这种大背景下徐徐展开，并成为他一生恒久而幸福的回忆。

59岁，这是杜甫生命的最后一年。他携家带口，打算北归中原，却又无法像几年前想象过的那样“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为造化小儿所苦，他漂泊湖湘，衣食俱成问题。这年春天，他从潭州(今长沙)溯湘江前往衡州(今衡阳)，打算投奔一位老友。

然而，令杜甫极为沮丧的是，到了衡州，才知道老友已调往潭州——他们的船只，在湘江的某片水域擦肩而过。不久，更加不幸的消息传来：杜甫想要依靠的老友，竟然在潭州去世了。

这位老友，便是杜甫一生交游中，时间最早的韦之晋。

与韦之晋相识时，杜甫只有19岁。那年，杜甫从河南前往山西。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离开老家河南，也是他平生第一次远游。

怀念韦之晋的诗里，杜甫称他们订交的地方，也即他第一次漫游的目的地为郇瑕。郇瑕，是郇和瑕氏两地合称，后来泛指山西临猗一带的晋国故地。

有意思的是，郇瑕是合称，临猗也是合称——今天的山西临猗县，由曾经的临晋和猗氏二县合并而成，两县各取一字，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地图上有了临猗。

临猗县城设在猗氏镇。猗氏历代人物中，猗顿是最传奇的一个。猗顿本是鲁国人，家贫无依，听说越王勾践的谋臣范蠡灭吴后弃官经商竟成巨富，便去向他请教发财之道。

猗顿听了范蠡的劝告，来到今天的临猗一带——当时，这里有一片水草丰茂的洼地，附近又有解池的盐，是畜牧的上佳之选。果然，猗顿很快发达起来，极盛时，其产业“西抵桑泉，东跨盐池，南条北嵎，皆其所有”。猗顿因在猗氏发达，便以猗氏为号，真姓反而湮没不闻了。

我看到的临猗县城，和寻常北方县城没有多大区别，除了几条主街显得宽阔外，其余街巷大多逼窄。大街两旁的绿化带，种着雪松和修剪整齐的灌木。城中心的十字街头，即便正午，也见不到几个行人。

临猗属运城城市。历史上，运城因位于黄河以东而称河东。重要的地理位置以及持续了数千年的池盐产业，使得运城盛极一时。尧、舜均把都城建在这里——上古时的都城，估计规模不会大于今天一座镇子。

杜甫的唐代，朝廷在河东设有相当于省级机构的河东道，管辖今山西全境和河北西北部。河东道下设有蒲州府。河东道和蒲州府的治所，均在临猗西南的县级市永济——如今，永济也属运城。

19岁出门远行，杜甫是从哪里出发的呢？

答案是：要么巩义，要么洛阳。不论巩义还是洛阳，均在黄河以南，杜甫都要渡过黄河。

自青藏高原而下的黄河，挟雷霆万钧之势滚滚东流，如同一柄神出鬼没的利刃，将中原大地一剖为二。唐代，黄河干流上，设有不少津渡。这些津渡，大者用船和木头搭成浮桥，小者用船只摆渡。

巩义西北，洛河汇入黄河的地方，古称洛口。为了利用水利之便，隋朝时在洛口修建了一座国家粮食储备中心：洛口仓。洛口仓附近有一个渡口，叫五社渡，又名五津渡。如果从巩义南瑶湾村出发，杜甫就从这里渡河。

倘若杜甫从洛阳出发，则洛阳北面有一个远比五社渡更知名也更重要的渡口，即河阳津。五社渡大概率没有浮桥，只有吱吱呀呀来回的摆渡船，河阳津却有宽阔且快捷的浮桥沟通两岸。《开元水式部》记载，为了维护这号称巨梁的津渡，政府在这里安排了一支多达250人的水手队伍。

此外，杜甫还可先从洛阳经陆路至陕州，再从陕州北部的大阳津渡河，之后北行。但北行需要翻山越岭，山路险要，鲜有行者。是故，从大阳津过河后，他更可能沿着河岸自东向西至永济后再北上。

总之，无论杜甫是从五社渡还是河阳津，抑或大阳津渡河，过河后他都从黄河北岸的古道上西行再折向北行，经永济抵临猗。

不过，经过比对，我认为，杜甫可能走的是另一条线路。无论他从巩义还是从洛阳出发，都陆路向西。唐代，居于天下之中的洛阳曾是武周首都。即便不是武周时代，每逢关中灾荒之年，皇帝多半会带着文武百官前往洛阳，称为就食。洛阳也因之成为仅次于长安的第二大城市。长安与洛阳之间的官道，属于唐朝首屈一指的大路驿的一部分——比杜甫更晚的唐德宗时期，明令“从上都至汴州为大路驿”。

杜甫经大路驿西行至潼关。潼关一带，南边是高峻连绵的秦岭支脉华山，北面是如同屏障一样的中条山。华山与中条山对峙的夹缝里，黄河见缝插针，疾速东下。潼关，就位于黄河南岸的黄土原上。

(摘自新华社每日电讯)



高唐夜雨

卢先庆/摄

## 百里桃林

舒馨怡

沿着汤汤溪水划船前行，偶有零星的花瓣被流水裹挟，顺溪而去，流入幽径之中。穿过峡谷，咦！眼前突然出现一片灼灼其华的桃花林。

踏上芳草地，脚下毛茸茸的，像是踩在绿油油的大地毯上。放眼望去，漫山遍野之中，桃花的身影分外妖娆。重重叠叠，层林尽染，绵延至百步外，好似落下了百里胭脂云。

那桃花，远观气势磅礴，如海如潮；可近赏，却是俏丽妩媚，似少女初妆。有的迎风初绽，嫣然含笑；有的含苞待放，半藏半露。一丝丝红色的花蕊顶着嫩黄色的尖，调皮探头，散发清香，像酿造了一壶琼浆玉液，醉得人晕头转向。连蝴蝶都沉浸在花海中，一头撞进粉红色的温柔乡。

风吹来，繁如群星的花蕾随着枝丫簌簌摇曳，红雨纷纷，为芳草点缀华丽的衣裳。一切仿佛让人置身于仙境之中，如梦如幻，如诗如画。

(作者系巫山初级中学2023届15班学生。指导老师：易春容)



## 《秋意》

卢先庆/摄



神女峰

## 红椿

周燕琼

挂有“古柏楼”牌匾的三层屋前。

“古柏楼”是我每到红椿必定要来的地方。远远看去，那颗屹立在这栋三层屋顶上的青翠柏树宛如撑着一把绿色遮阳伞的岁月女神，她晨迎旭日，暮送晚霞，以挺拔的身姿风雨无阻的庇佑着脚下的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见证着岁月的变迁和乡村的振兴。

距离古柏楼一公里左右的千丈岩瀑布是红椿乡乃至庙宇镇的重要的水源之地，他由上千丈岩和下千丈岩两个瀑布组成，据说这里也曾经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瀑布景观，后来因为水库的建成已不再重现。以前，放马场下端的两个巨石阻碍了千丈岩水流向，每当洪水季节，水漫平地，这里就成为放马的天然场所，放马场也因而得名。后来政府炸了这两块岩石，改善了河道，修建了放马大堰，才让千丈岩的水更好的造福人民，不仅哺育了红椿村民，也滋养了居住在

庙宇镇的人们，结束了他们多年来挑水吃的困境。昔日的淹水坝也变成水源充足的良田，成为全国赫赫有名的“巫山庙党”的重要种植基地。

“走，带你们去看看千丈岩。”古柏楼里走出一名身着浅蓝色宽襟布衣、手提竹篓的中年汉子，他攀着波哥的肩膀神色凝重地说道，“今年旱情严重啊！几乎断流！”我们一行人随着这个叫曾家哥的中年汉子来到千丈岩水库下游，看到那条本应欢快流淌的河流几近干涸，只剩下一个直径不到五米宽的水塘，水塘里的水清澈却深不见底，如镶嵌在大地上的湛蓝色眼眸，仿佛倒映着土家男儿在刀光剑影中战胜自然恶劣环境的情景，又憧憬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望！天色已晚，升上古柏树梢上的明月，惊飞了栖息在枝头的山雀，清凉的晚风仿佛传来了远处的蝉鸣和蛙鸣。好客的土家族村民已在古柏树门前的坝子上摆起了十米左右的长桌宴，土家菜

已经摆上长桌。

高山腊肉和高山洋芋看上去金黄透亮，吃起来更是外脆里嫩；巫山烤鱼配上这里出产的党参所发出的香味让人垂涎三尺；逢年过节才能品尝到的阴米子茶饮成为待客上品；炭火烤的圆形糍粑外酥里糯；血豆腐小葱头炒的腊肉尾肉肥而不腻……

“土家人民爱唱歌，山歌越唱越活。”一群土家族汉子们端起一个土碗盛的醪糟水酒，边喝边唱“哈格喱，好一座雄起的山，哈格喱，好一个闹热的湾。好一股清甜的泉，好一坡五彩的伞。地是开阔的地，天是自由的天……”

此刻，2020年红椿乡举办的那场“舍巴节”，上百人围着篝火跳“摆手舞”的情景似乎浮现在我眼前。

